

谭敬昭的删诗行为 与“真诗”理想*

曾欢玲

【摘要】谭敬昭是“粤东三子”之一，在清嘉道年间的岭南诗坛颇有影响。他得诗名甚早，其人生理想是以诗传千百世，故一生多次删诗，只留下一部《听云楼诗钞》。坚守岭南诗歌“真性情”之宗风，创作自然真朴、真骨真气之“真诗”，是谭敬昭追求并践行的诗歌创作理念。谭敬昭的诗上取六朝初唐，下法太白，诗风清超飘逸，长于乐府，其乐府古诗逼肖唐人。在“粤东三子”的诗歌品评中可见谭敬昭毕生对“真诗”理想的坚守和实践，亦可一窥清嘉道年间岭南诗坛、诗风的取向。

【关键词】谭敬昭 删诗 真诗 创作理念 粤东三子

【作者简介】曾欢玲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，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。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2097-1125 (2024) 03-0086-15

谭敬昭（1773—1830年），^①字子晋，一字康侯，号选楼，广东阳春人，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进士，官至户部主事。他淹博群籍、工于文词，尤肆力于诗，深于六朝诗风，乐府尤独出冠时，见重于黎简、冯敏昌等，

*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陈栩著述整理与研究”（19BZQ158）、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学改革项目“儒家经典融入‘思想道德与法治’课教学研究”（JY202322）、中山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“习近平文化遗产观研究”（KYG2309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张维屏《中宪大夫户部主事谭君墓志铭》曰：“（谭敬昭）道光庚寅三月二十二日疾终于京邸，年五十八。”（见张维屏：《松心文钞》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14辑第10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85页）道光庚寅即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依据终年58岁（虚岁，下同），可知谭敬昭生于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。（转下页注）

《清史稿》《清史列传》有其传。谭敬昭“尝与番禺张南山、香山黄香石迭主坛坫”，^①三人被并称为“粤东三子”。“粤东三子”因翁方纲撰《粤东三子诗序》、黄乔松编《粤东三子诗钞》而名扬天下。嘉道以降，“粤东言诗者，翕然推谭张黄三大家”。^②在盛大士辑《粤东七子诗》中，谭敬昭更是被列为“粤东七子”之首。尽管谭敬昭生前的诗名很大，但学界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状态。^③

谭敬昭45岁中进士，后来在户部任职十余年，性格廉洁退让，公事之余乐于为诗。“萧然自得，于人世浮荣，泊如也。”^④他得诗名较早，十二三岁即“以诗闻于时，弱冠后而诗成”，^⑤之后，既苦攻诗，又乐为诗，其人生理想便是以诗传千百世。^⑥他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理念反映在诗歌内容中，便是多酬唱述怀、咏古摹景之作；反映在诗歌风格上，则“如天半朱霞，云中白鹤，缥缈不可即”。^⑦谭敬昭诗学太白，尤长于乐府，“兼工文词，所作擅初唐、六朝之胜”。^⑧刘彬华谓其诗“风格清超，飘飘有凌云之气”。^⑨盛大士亦云“康侯天才俊逸，古今各体，出入古大家而于太白为尤近”。^⑩

谭敬昭之诗歌理想是创作“真诗”以传千古，这一理想多次在其诗序

（接上页注）另，谭敬昭《壬子春日读书有感集韩昌黎句三十韵》曰：“少小涉书史，琐屑咸罗穿。年至十二三，早能缀文篇。十五爱山水，轩腾断牵挛。我年十八九，读诗尽数编。二十骨骼成，古言已包缠。”（见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卷1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6页）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，写下此诗时，谭敬昭应已20岁。综上可知，谭敬昭的生年应为1773年。

- ① 盛大士辑：《粤东七子诗》卷1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22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26页。
- ② 盛大士辑：《粤东七子诗》卷1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22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26页。
- ③ 查阅中国知网，尚未有以“谭敬昭”为主题或在篇名中出现“谭敬昭”的研究论文。
- ④ 曾庆存：《〈听云楼诗钞〉出版序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4页。
- ⑤ 黄乔松：《粤东三子集原序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页。
- ⑥ 参见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- ⑦ 黄乔松：《粤东三子集原序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页。
- ⑧ 曾庆存：《〈听云楼诗钞〉出版序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4页。
- ⑨ 刘彬华辑：《岭南群雅》二集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17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42页。
- ⑩ 盛大士辑：《粤东七子诗》卷1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22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26页。

和诗歌中得到强调。谭敬昭并无大的政治抱负，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通过诗歌传世，由此其删诗行为均是围绕“真诗”的诗歌理想而展开。谭敬昭对“真诗”的追求与清初以来诗坛对明诗的反思相关。明朝公安派、竟陵派提倡“真”之精神，在诗歌的创作上却出现俚俗空疏等问题。谭敬昭不反对学古，但是反对虚伪，所以他尝试在拟古中写出真性情，以“拟古而真”的诗歌创作实践来回应时代对“真诗”的要求。

一、“真诗”理想：删诗以传千百世

谭敬昭曾作《论诗》表达其诗歌创作追求：“按图无天马，善阵非神兵。所以古真人，飘然凌紫清。”^①“有如水音，自然中宫徵。使其按节歌，阳阿亦巴里。”^②他认为，好诗没有固定的样式，不能按图索骥，如果只是模仿其语言、节奏，只会让阳春白雪降格为下里巴人。他崇尚合乎自然的诗歌，主张“文章得天成”，只有如“古真人”般抒发真性情，才能创作出“合诸古人、征诸来学，可传诸千百世”^③之诗。为达到以诗传千百世之目的，谭敬昭非常珍视自己的诗和诗名，多次删诗。据嘉庆二年谭敬昭《听云楼诗钞·自序一》所载，自17岁开始，他就有意识地删诗，删诗的标准是“不惟其多惟其信”。谭敬昭原有诗千余首，删后仅存264首，可谓大刀阔斧。嘉庆十六年，谭敬昭《听云楼诗钞·自序二》自述其前30年删诗的标准为“与古太离者不敢存，与古太合者不必存。即与己太离者不存，恶其异趋也。与己太合者不存，恐其一律也”。谭敬昭认为“真诗”不能“与古太离”，同时也不能“与古太合”，避免陷入“模拟剽窃”之窠臼。谭敬昭还从是否表达一己之真性情的角度对诗歌进行裁汰、删减，“与己太离”即无真性情，“与己太合”则是风格太过单一，二者都要舍弃。道光二年，谭敬昭在《听云楼诗钞·自序三》中交代，在嘉庆辛未年刻成《听云楼诗钞》4卷后，再次自删辛未以来所作，存其二三为《续钞》2卷。谭敬昭的3篇“自序”横跨25年，在其58年^④的人生中占有重要的分量，这充分体现了

① 谭敬昭：《论诗二首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7页。

② 谭敬昭：《论诗二首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8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
④ 谭敬昭《听云楼诗钞·自序三》作于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，此时作者50岁，58岁命终。参见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三”，第4页。

他的诗歌理想与追求——创作“真诗”以传一时而名千古，即谭敬昭所谓“为问千秋见来者，可能留此一毫芒”。^①

文学史上最早的删诗行为是孔子删定《诗经》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^② 孔子删《诗》客观上增强了《诗经》的神圣性，使后世研究者不断就《诗经》的篇目、篇次之安排做研究，是文学经典化历程的一个环节。曹植曾因年少所作繁多，认为芜秽者众而自删定其集。历史上还出现个人化的“焚诗”行为，唐李白、杜牧和南宋杨万里都有过焚诗行为。^③ 删诗与焚诗的原因或源于人生理想的破灭，或源于对文学观念的内省，但是其目的就是留存精华、以传后世。

迄于清代，诗人焚稿行为之烈、规模之大、所涉之广都远超以往任何一代，^④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诗歌写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诗歌创作的总量大大超过前代，诗歌之高贵感被削弱，“日课一诗”成为常态。文人动辄交游赋诗、以诗记事，原本承担着“诗言志”的人生理想寄托功能的诗歌，面临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挑战。诗人们继承了宋人“悔少作”的自我审视方式，以删诗、焚诗去粗取精、披沙拣金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文学价值和文学理念的守护。

在自觉的删诗行动中，谭敬昭对文学价值的守护和珍视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说：“学诗易，言诗难。著作易，删定难。传一时不难，传千百世难。”^⑤ 谭敬昭八九岁即开始学声律，他人“日课一诗”，谭敬昭“日课数诗或数十诗”。到十二三岁时，他即“以诗闻于当道”，20岁左右“诗小成”，25岁而“诗成”，可谓少年得志，青年成名。到30岁左右，他开始“能离古人以自立”，诗歌创作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。谭敬昭年少时不知诗之难，以为“有所闻见，韵而纪之易耳；有所抑郁，畅而鸣之易耳；有所歌谣，属

① 谭敬昭：《续编诗草成，走笔漫兴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91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47《孔子世家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936~1937页。

③ 李白曾“前后三拟词选，不如意，悉焚之，唯留《恨》《别赋》”，见段成式著，杜聪校点：《酉阳杂俎》，齐鲁书社2007年版，第79页。杜牧曾焚所作诗，仅留十分之二三。杨万里曾焚所作江西体诗。

④ 参见罗时进：《清人焚稿现象的历史还原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7年第5期，第119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
而和之易耳”。^① 谭敬昭当时随手写就、信手拈来的诗歌，成为他诗艺不精、内心不成熟的证据。谭敬昭青年时开始“悔前之易也，痛其前之妄而庸且陋也”。^② 中年时他曾自省：“回念畴昔，倚马得句，对客挥毫，斗酒百篇，扣钵立韵。或奖借钜公传播旗亭见重一时者，及今日自视颜汗而心愧也滋甚。”^③ 对以往受到名流褒奖的诗歌，谭敬昭感到汗颜不已。

谭敬昭“悔少作”的表现，首先是控制作诗数量，减少庸陋之作：“年来或一月得数诗，或屡月不得一诗，盖存之难而作之不易矣。将由才之竭与？抑亦识之真而守之约与？”^④ 他原来一日得数诗、数十诗，现在一月得数诗，甚至几个月都不得一诗，不是才思枯竭，而是不敢轻易作诗。其次，谭敬昭对过去已作之诗，开始抉择删汰：“断自己酉以降，己酉存百一，庚辛存十一，壬癸存十三，甲乙丙存十五，不惟其多惟其信，不敢遂谓能言诗，不敢遂谓能自删定，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耶？聊识所得，以待其后。雕虫、闻磬、西河三集，向垂千余篇，今止存二百六十四首耳。”^⑤ 从17岁至38岁，谭敬昭所作的诗歌经删减、抉择后仅存十分之一二，汇编成《听云楼诗钞》4卷。从39岁到50岁，谭敬昭将在都中所作的诗又删减十分之七八，汇编成《续钞》2卷。

谭敬昭歿后，其子孙亦承其遗言，对前来求诗者一概以删减后的《初刻》《续刻》出之，“恐无识者传其不足传之作，反败其可传之名也”。^⑥ 道光年间，谭敬昭同乡后学举人刘德瑄与副贡生李岳，有感于“二刻之板久已漫灭，不可复得”，着手整理谭敬昭诗集。他们先是将其未刻之诗补选若干首，又因“如将小乘者悉割爱沙汰之，岂非大家乎”，^⑦ 对其诗作着意有所保留，所编《听云楼诗钞》10卷、补遗1卷多有谭敬昭自己未选之作。谭敬昭删诗之遗言似乎未全然实现，但他的诗集传至当下已有二百余年，亦可告慰其诗传千百世之志。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二”，第3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二”，第3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一”，第2页。

⑥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·凡例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5页。

⑦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5页。

二、“真诗”实践：出入大家，抒写“真诗”

谭敬昭的诗作，传世的有《听云楼诗钞》10卷及补遗1卷，共收诗638首。^① 据载，谭敬昭曾有《游记》、《诗余》2卷、《珠江柳枝词》1卷刊行，^② 但今坊间未见流传。《听云楼诗钞·凡例》有刘德琯所录张维屏、黄培芳与谭敬昭之间的诗歌切磋评点，为珍贵的诗歌批评史料。结合《听云楼诗钞》所收诗歌和张维屏、黄培芳之品评，可以看出谭敬昭的诗歌理想与创作大致有三个特点：一是追慕汉魏六朝和盛唐大家，长于乐府，深得六朝神理；二是诗学太白，诗风超妙飘逸如谪仙人；三是诗歌创作以自然真朴、真骨真气贯穿对“真诗”的美学追求。

（一）长于乐府，深得六朝神理

岭南诗歌自唐代张九龄首开风气以来，代守追踵汉魏之传统，称为“曲江规矩”。“吾粤自张曲江倡正始之音，明初南园五先生起而嗣响。”^③ 南园五先生把汉魏古诗和张九龄的“曲江规矩”融合为“学为词章”的对象，形成了岭南诗歌“家三唐而户汉魏”的地域诗学传统。^④ “粤东三子”皆追慕唐贤、诗守古风，其中又以谭敬昭最为突出，他以乐府旧题创作了大量乐府诗，其乐府诗与汉魏六朝人之作相比几可乱真。

时人曾谓谭敬昭诗“不愧仙才，乐府尤为独到”。^⑤ 冯敏昌曾邀谭敬昭同游粤秀山，彼时名流咸集，冯敏昌盛赞其乐府“独出冠时”。^⑥ 当时顺德

① 《听云楼诗钞》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双门底古经阁刻本收录638首诗。2013年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的“阳江历史地情文库丛书”《听云楼诗钞》录诗632首，未收之诗有：卷1《前溪曲二首》、卷5《书二樵五百峰草堂诗后四首》。

② 据《听云楼诗钞》李岳识语：“今考先生文稿，此序已另编作游记。故兹刻节而去之。”谭敬昭应有文集编为《游记》，未见。《听云楼诗钞·凡例》云：“先生别有诗余二卷，珠江柳枝词一卷，先生未通籍时早已刊板行世。”可知谭敬昭另有《诗余》2卷、《珠江柳枝词》1卷，笔者未见刊本。清伍崇曜辑《楚庭耆旧遗诗》前集17录其《茶村诗话》曰“（康侯）又尝赋《珠江柳枝词》次上下平韵，并和歌三叠，共九十首，手写刻之”，并摘录《珠江柳枝词》12首，见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18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29页。

③ 梁善长：《念兹堂诗集十卷·序》，叶觉迈修、陈伯陶纂：《东莞县志》第1册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52号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，第3368页。

④ 参见陈恩维：《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明初岭南诗派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58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·凡例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5页。

⑥ 刘彬华辑：《岭南群雅》二集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17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42页。

黎简诗名正盛，谭敬昭以《鹏鹤篇》投给他，黎简读后叹为异才。谭敬昭自小钻研乐府，其同乡后辈刘德琯曾见谭敬昭点定郭本乐府，“或丹或蓝或墨，凡四五过，去取綦严”。^①

谭敬昭的诗乐府痕迹浓重，在其诗集中常可见乐府旧题，某些作品能脱尽乐府痕迹，某些作品却未能化之。从《听云楼诗钞》目录来看，可谓“满目乐府”、似回六朝。其乐府旧题如：《清夜曲》《白头吟》《从军行》《塞下曲》《西宫秋怨》《君马黄》《铜雀台》《塞上曲》《善哉行》《巫山高》《春江曲》《瑶池宴》《秦镜词》《迷楼曲》《燕子笺》《秋夜吟》《定情谣》《骊珠行》《阳春曲》《思妇词》《少年行》《渔父词》《将军行》《当窗曲》《贫士咏》《游仙词》《孤儿行》《堤上曲》《放歌行》《短歌行》《春怀曲》《柳枝词》《大风歌》《云山曲》《喜雨谣》《古镜歌》《清夜吟》《楚江吟》《长信秋词》《天上谣》《江楼曲》《采菱曲》《小姑曲》《采莲曲》《西溪歌》《春闺词》《寄衣曲》等。其《短歌行》曰：

百年可怜，酒酣仰天。白日出入，星稀月圆。高风凄凄，忽焉自西。崇台飞楼，上与云齐。幽幽鸣丝，情多音悲。临风相思，君当知之。携手遨游，一日千秋。不愿升天，驂驾龙虬。累累荒坟，何无达人。丰肌劳骨，同为灰尘。喧呼歌谣，霰下云飘。往古遥遥，暮暮朝朝。^②

张维屏评此诗：“古直悲凉，汉魏气息。”黄培芳评曰：“国朝乐府，当推第一。”谭敬昭自谦曰：“是何言？国朝乐府以施愚山升天行、李杲堂绣州孝女为第一。”^③此诗音节、境界皆酷肖汉魏，以古乐府题抒发对时光飞逝、人世无常之慨叹，境界阔大、情思悲凉。

又如其《悲落叶》：

凄凄重凄凄，野水流东西。水上西风起，落叶落不止。孤云在高天，故根在重泉。根株一为别，乡关又风雪。落叶本无知，游子心伤悲。昔为枝上露，今为眼中血。风树萧萧墓门月，夜夜啼乌亦呜咽。^④

张维屏评曰：“纯是精气团结。乐府功深，乃造此境。”^⑤谭敬昭此诗以乐府旧题作新乐府，故张维屏称赞其乐府功深，乃能以别样之体制造乐府之境。

又如其《艳诗二首》：

罗袜生尘不自持，金环绾臂未相知。蚕绵分炷烧香曲，鸾镜安台拜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·凡例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60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0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1页。

月词。百念千娇春可惜，南楼北斗夜何其。空怀世世生生愿，得是朝朝暮暮时。

北里回风舞媚娘，西帘抱日笑痴郎。流苏帐隐人三五，妥堕鬟低态万方。梦入蘼芜翻蛱蝶，香生罗荐热鸳鸯。张星天上时相见，璧月枝头夜正长。^①

此诗以律体作乐府，是谭敬昭新的尝试。张维屏盛赞曰：“此亦何让玉溪生二诗，自有清气，不在貌上论。再三读之愈有味。”黄培芳曰：“仆欲学此种而未能，焉得不拜服。”又曰：“前首脱尽乐府痕，故妙绝，后首未化。”谭敬昭自言：“二诗以乐府为近体，意态一新。近见何叔度亦有之。”^②

又如谭敬昭的《孤儿行》：

孤儿哀，孤儿哀，哀血下心摧。孤儿不愿世间，愿随父母归黄泉。（一解）孤儿初生时，父母我儿，儿未知。儿啼儿苦儿欢笑，父母知。未饥啖儿，未寒衣儿，父母我儿。（二解）……孤儿不愿世间，愿随父母归黄泉。黄泉无路，儿母儿父莫儿顾，孤儿生独苦。黄泉无路，哀哀孤儿生独苦。（十解）^③

张维屏云：“此篇音节尽美尽善，直入古乐府之室。虽欲不传不可得已。”又曰：“康侯真深于乐府者，此篇不可无。奉母随父官数句，似从焦仲卿妻一诗悟出，然其神理实自三百篇来。偶举其一，即卫硕人一篇，可推也。”黄培芳曰：“佳处却不在此。篇终促节繁音，是乐府神境。”^④

概而言之，谭敬昭长于乐府，为时人所赏。他的乐府诗作，不仅深得神理，而且能翻作新意，或以旧题写新篇，或以乐府为律诗，皆格调高古，部分诗作如《孤儿行》情深意切，得乐府神境。但是，谭敬昭之乐府诗毕竟是以乐府之制浇胸中之块垒，在乐府诗的创作中须“离古人以自立”^⑤“成一康侯面目”^⑥才能独树一帜，在诗歌史上争得一席之地，这也是谭敬昭“求其可传千百世”之诗歌创作追求的动因之一。

（二）诗学太白，超妙飘逸

谭敬昭天才俊逸，少年成才，为人孤介，不落俗套，故其诗高古俊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48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~9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51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“自序二”，第3页。

⑥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页。

秀，清气流转。黄乔松曾以“超妙”论定其诗，曰：“盖其为诗不烦攻苦，如风水相遭，自然成文。及夫脱稿，如天半朱霞，云中白鹤，缥缈不可即。论者以邝湛若为南中太白，而康侯又能于湛若外另树一帜。生平淹博群籍，少日尤深乐府，于郭茂倩本丹铅数过；复挹取六朝三李之菁英，故其所臻若此。”^① 这大致概括出谭敬昭的诗学取向、诗歌风格及其在岭南诗坛的地位。

谭敬昭诗学太白，有飘逸之气，清代诗论家皆无异议。盛大士在《粤东七子诗》中论及谭敬昭云：“康侯天才俊逸，古今各体出入古大家而于太白尤近。”又云：“康侯之诗，随意摭写，一座罔不敛手。”^② 潘飞声论谭敬昭诗曰：“郎君会读玉清书，绝代仙才岭南无。买断人间天不晓，金钱那惜万缗输。”^③ 谭敬昭有《升天行》诗，极似李白，张维屏惊呼：“谪仙人复出矣。”^④

《升天行》（其三）曰：

我从东方苍茫云海之间来，上排天路中徘徊。青童手持白鸾尾，夜扫紫雾阊门开。玉阶丹旆趋云雷，二十八宿环三台。七襄文锦摩天裁，凌云献赋挥袖回。司命怜我贫，处我金银台。被我丹凤裘，倾我流霞杯。南洲俯瞰不见底，但见一片飞红埃。升天行，何壮哉。古来何世无仙才。^⑤

谭敬昭袭用乐府古题，展开丰富的想象，着力描绘了升天之时壮丽奇诡的景象。首句“我从东方苍茫云海之间来”将情境带到高空苍茫云海间，点出主题，为全诗奠定了豪放飘逸的基调。以下随着视角的变换和感情的起伏，从铺陈仙境神奇的景象到自己“被丹凤裘”“倾流霞杯”的志得意满，感情一步一步升华，到最后发出喟叹：“何壮哉。古来何世无仙才。”作者从高空视角雍容环视，青童、阊门、玉阶、云雷、二十八星宿、七襄（织女星）、金银台等意象依次呈现，俯瞰人间，仙气逼人；随后则热情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受。谭敬昭自比仙才，寄寓其遗世独立的理想。

粤东三子曾共赏此诗，推敲炼字之法。“何世无奇才”出自北周庾信《商调曲》：“若涉大川。言凭于舟楫。如和鼎实。有寄于盐梅。君臣一体。

① 黄乔松：《粤东三子集原序》，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盛大士辑：《粤东七子诗》卷1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57辑第22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526页。

③ 孙克强、杨传庆、裴喆编著：《清人词话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111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56页。

可以静氛埃。得人则治。何世无奇才。”^① 张维屏曰：“古来何世无仙才，世字必易代字。”谭敬昭曰：“世字本庾子山得人而治，何世无奇才。”黄培芳曰：“世字合，不宜易。”^② 谭敬昭用庾信句入诗，三人各表意见，切磋琢磨，乃诗中畏友。

谭敬昭又有《骊珠行》：

昔年有狂客谓我，南溟径寸之珠胎。吞星吐月天为开，上与云汉同昭回。皎如冰霜朗如镜，照见海上三神山，山上虚无缥缈之楼台。海神昨夜渡东海，蛟鲸卷尾随云雷。骊龙抱珠不敢献，滉漾独宿银涛堆。龙门之山何崔嵬，鱣鲂再上伤鳞鳃。暗投恐遭鱼目笑，按剑而顾胡为来。君不见，荆山之璞未剖足已刖，卞和韞玉重徘徊。祥金跃冶昔所耻，千寻古柏难为材。骊珠未采君莫哀。^③

张维屏评此诗“得太白之神，不难其奇肆，难其通体迢炼奇肆者。其才奇肆中又能迢炼，则学力深也”。又曰“结最好，此篇必须如此结。熟则不费力耳”。^④ 张维屏指出此诗奇肆之风格，通篇迢炼。“南溟径寸之珠胎”是对自我价值的欣赏与肯定，但是如何让“珠胎”得以绽放光芒呢？“海神昨夜渡东海”，赏珠之“海神”已经出现了，但是自己又害怕，不敢自荐，“骊龙抱珠不敢献”。不是因为胆怯和不自信，而是因为“暗投恐遭鱼目笑”，不知道能不能有幸遇见明主呢？献珠之后，会不会像卞和献璞那样，遇到不识玉之人而反遭刖足之刑呢？最后，以“祥金跃冶昔所耻，千寻古柏难为材”自诩，祥金因为自以为能，急于求用而反不得用，极高的古柏也未能被用作材，所以“骊珠未采君莫哀”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材不为所用亦无须悲哀啊！开篇自负之情思终得归平静。此篇以奇肆之意象，寄寓谭敬昭想有所作为却又有所顾忌的心路历程，这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
（三）真情真意，乃有真人“真诗”

黄乔松以“超妙”概括谭敬昭诗歌清新飘逸的风格，张维屏、黄培芳则以“真”概括谭敬昭的诗学追求。

“真诗”的概念可追溯至《诗大序》，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行于言”。^⑤ 真，有自然、从心而发、言志等内涵。清人提出“真诗”这个响亮而有号召力的口号，作为反思明代“复古”诗

① 沈德潜选评：《古诗源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版，第297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26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7~8页。

⑤ 朱熹集传：《诗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页。

学的逻辑起点。^① 钱谦益、杜濬、徐增等人纷纷对“真诗”内涵进行探讨，大致而言，“真诗”应符合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有真情；二是有真人，即诗中有人；三是真自然，即描摹大自然呈现的花鸟虫鱼。

“真诗”是“粤东三子”共同持有的诗学理想，其最重要的内涵即“真性情”“真意”，反对假性情。他们的“真诗”理想，远溯《诗大序》“诗言志”的宗旨，近承明末清初诗人以“真诗”反对模拟之遗风，重视经世致用、提倡学有根柢。黄培芳《香石诗话》曰：“诗言性情，所贵情余于语。”^② 张维屏《听松庐诗钞·自序》开宗明义：“人有性情，诗于是作。”^③ “粤东三子”主张的“真性情”摒弃了明公安派和竟陵派之虚浮，尽管他们都因翁方纲之鉴定而名声大噪，但是对翁方纲的诗论并非全然认同。他们坚守“温柔敦厚”之诗教，严守“诗言性情”之诗歌本体论，创作“真意真气”之“真诗”。正如张维屏在《复翁覃溪先生》中所言：“汉魏唐宋，递嬗递更；中有不更，至性至情。李杜韩苏，面目各异；中有不异，真意真气。”^④ 张维屏又曰：“余谓真意者，骨髓也。无真意则所谓正宗、典雅、神韵，皆属皮毛。”^⑤

概而言之，谭敬昭有自然真朴之“真诗”和真骨真气之“真诗”。

1. 自然真朴之“真诗”

谭敬昭诗歌以乐府见长，《听云楼诗钞》中旧题、新题乐府皆真率出之，读来自然真朴，如《中秋庭宴》：

闲门绝车马，隔院闻笙箫。长烟敛城隅，暖空横碧绡。秋光爱佳节，弥年当一宵。况逢疏雨歇，天宇方昭昭。坐待月吐云，恍如日浴潮。冉冉降中庭，溥露回清飇。由来名教地，乐事良非遥。介雅祝升恒，甘旨供和调。奉觞进北堂，酒果盈簞瓢。圆辉阅八百，太平见三朝。宴贫得寿康，淡泊为已饶。年来富诗篇，束笋充牛腰。持杯自起舞，高咏锵琼瑶。绛霞侍我侧，香雾生云翘。翦烛和我声，罗袂从风飘。娇女学微吟，趋步歌且谣。缘阶拾香草，伴作沉檀烧。稚子指云端，眼光连九霄。仰手掇明月，意远神亦超。骥子倚母慈，衮师学爷骄。含饴足承欢，黄发将垂髫。乐饥人事稀，清福天惠徼。徘徊抚庭

① 参见蒋寅：《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——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6期，第166页。

② 黄培芳撰，管林标点：《黄培芳诗话三种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5页。

③ 张维屏：《〈松心诗集〉序》，《张南山全集（上）》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14辑第10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22页。

④ 黄刚选注：《张维屏诗文选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5页。

⑤ 张维屏：《清代诗人艺谈录》，舒位、汪国垣、钱仲联等原著，程千帆、杨扬整理，杨扬辑校：《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83页。

柯，金波缘翠条。缅思松柏性，肯作桐柳凋。幽兰本无言，丛桂谁为招。奏我和平音，天籁赓箫韶。^①

张维屏曰：“（此诗）极真极琐而不俗不弱，此何故耶？读者试苦心求之，此不传之秘也。仆于此种平实处极着力，今读康侯此诗，不觉神气弥旺。”^②“闲门绝车马，隔院闻笙箫”“年来富诗篇，束笋充牛腰”皆平白如话，真意质朴，是其“真”处；“娇女学微吟，趋步歌且谣”“稚子指云端，眼光连九霄”“骥子倚母慈，衮师学爷骄”，生活意态跃然纸上，是其“琐”处；“极真极琐却不俗不弱”，乃渊明之风。要达到这种境界，看似容易，实则艰难。谭敬昭的字字句句由真意汨汨流注笔端，毫无雕琢锤炼迹象，却意象生动，若非他诗学功底深厚，苦心求之亦不能得。

谭敬昭的写景诗，大都真气流转，极自然超妙，追求“流水自成曲，白云本无心”^③之境界，如《端午放舟古崧台下》，张维屏评曰“满眼满胸真诗，如风之涌潮”。^④又如《游圭峰院》：“微闻步虚曲，一路磬清圆。山以水为骨，人随风上天。大江横眼角，落照满衣边。倒影桂林树，璇房生紫烟。”^⑤黄培芳特别欣赏“山以水为骨，人随风上天”，认为是“独造”之句。^⑥谭敬昭自评曰：“是此山真境，语奇而确。”^⑦所谓“山以水为骨，人随风上天”，想象奇肆，摹写真境界，乃得为“真诗”。

谈及真切自然之诗风，历代论者皆以李白为上。明王世懋认为：“（绝句）盛唐惟青莲（李白）、龙标（王昌龄）二家诣极，李更自然，故居王上。”^⑧明胡应麟曰：“太白诸绝句，信口而成，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。”^⑨例如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诗，即自然之极，无工不工之谓，可称“妙绝古今”。^⑩谭敬昭之《定情谣》亦极情真：“春情柔如丝，宛转随所思，无有穷已时。愿将千万丝，织上云锦机。新样花连枝，裁君身上衣。裁君身上衣，自得长相依。与君一身为一心，辗转左右随君施。西海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0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1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3~4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47页。听云楼诗钞目录题名《游圭峰寺》，“凡例”所录评语题名《圭峰院》，疑为同一首。

⑥ 参见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页。

⑦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页。

⑧ 王世懋：《艺圃摘余》，何文焕辑：《历代诗话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779页。

⑨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17页。

⑩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19页。

东河有尽期，定情如山不可移。”^① 张维屏最赏“与君一身为一心，辗转左右随君施”两句，谓“忠臣义士才子佳人同此十四字”。^②

谭敬昭《选楼歌》曰：“阅江楼头风吹衣，江波迎人飞棹归。归来著书户不出，矮屋低头笼俊鹞。火云压窗凝不流，挥毫日日同汪侯。汪侯大笑君莫愁，为予东轩高筑读书楼。曝衣前，秋风后，新楼成，高置酒。……吁嗟乎，六朝以来迷楼景阳俱烟尘，惟有萧郎文选长如新。不用金玉杂宝珍，清风皎月辉千春。才人今古自不死，太白酒楼复如此。乃知高楼之高不在高，高人著此亦豪。元龙平地亦百尺，方瞳回首秋空碧。”^③ 张维屏评曰：“下笔时非必好，为放逸，为议论，顺其自然，倾倒而出。凡此者，其见地在平日。至临时若用力，若不用力也。持此论诗，诗之真者出焉，康侯之真诗见焉。”^④

2. 真骨真气之“真诗”

真骨真气，指人诗合一，诗从胸中涌出，非徒袭古之貌，如谭敬昭《五歌》（其一）：

若有人兮山之幽，愁阳春兮悲清秋。岁将晏兮烦忧，身为羁兮心游。山极天兮云浮，水出山兮东西流。波泛泛兮白鸥，莽萧萧兮青楸。夜鹤惊兮多露，孤月低而入楼。倚寥天以伫立，独高标兮寡俦。鹏以六月息兮，彼燕雀而啁啾。待天风而遐举，离哉翻兮又何求。倪大翼而轻翮兮，为黄鹄之所羞。升南云兮骋望，飒西风兮回头。胡山中兮久留，归云来乎扁舟。^⑤

张维屏曰：“作此等全贵有真骨，若徒袭其貌，则可厌矣。古人所谓诗须自己做是也。五歌中自有康侯在。”^⑥

又如《大风歌》^⑦ 长篇，写诗人在嘉庆七年七月的一场大风中的所见所感。“嘉庆七年七月二十七，长鲸吹波海水溢”，开门见山，点明大风起于特殊的时间，原来是长鲸在吹波作怪。接下来，诗人以长鲸之任性妄为、狂生质问天公等情节为主线，展开瑰奇恣肆的想象。诗人描摹长鲸任性妄为之情状，如“嘘气为云为雨为飘风，阴霾绝地与天通”“拔树轻如拔一毛，舆薪旋转为秋毫”；描摹大风所到之处人们张皇狼狈之态，如“同室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26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49~50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页。

⑤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7~88页。

⑥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1页。

⑦ 参见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71~72页。

之人披发纓冠各惶怖，咫尺不辨青与素”，甚至鸡犬“亦在云中号”；描摹北风之威力，如“烛龙衔火不得燃，共工触破天犹漏”；描摹东风起之情状，如“神山西倒流金琼，青龙呀呷为雷鸣”；而主司的西风竟然无所作为，“噤不发声甘受欺，垂头丧气怯如龟”。诗人模拟狂生质问天公，天公不言，遂发表议论，其言颇有哲理：“狂生如蛙处井底，纷纷妄议徒生风。管窥蠡测以自雄，嗟尔未见六合之寰中。粤海一角当南东，天眼下视方微濛。纵令海水作山立，八表未必伤和冲。”从天公的角度看世间，一次大风也是寻常，但是对处于井底之人，一次大风足以荡尽所有。诗人写景写事，都不仅限于景和事，而是发挥想象、融入思考，此篇不啻为一篇真情真意之“真诗”。张维屏论曰：“真气喷出，胸中目中且无太白，安有卢仝？”又曰：“看此等诗，且勿惊其奇偏，息心静气读之，则真气真骨俱见。然亦何尝不绝奇耶？后生初学，小有才，欲放笔为此，必成胡闹。盖此须从源头上论也。”^①

谭敬昭又有真力弥满之“真诗”，如《铜柱》：“飞将下天来，横戈瘴雾开。南交见铜柱，东汉失云台。裹革平生志，攀鳞不世才。如何伤薏苡，千载使人哀。”^② 张维屏评曰：“真力弥满如此，可言唐音矣。”^③ 此谓诗中有人、抒己性情之“真诗”。

谭敬昭还有人诗合一、余韵悠长的“真诗”，如《粤秀峰晚望同黄香石诸子》：“江上青山山外江，远帆片片点归艎。横空老鹤南飞去，带得钟声到海幢。”^④ 全诗读来节奏明快、意境开阔，抒写了诗人与友人登高晚望的愉悦心情。“江上青山山外江”句，化用南宋林升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句，化山与楼之景为山与江之景，起句即将大景和盘托出，奠定了全诗明快的基调。“远帆片片点归艎”句，诗人将目光收摄，关注点放在“江”景上，只见天边霞光暮色下远帆点点，向着归家的方向，劳作一日的人终于要归家，心境一片安宁、静谧。如果说前二句是写静景，那么第三、四句就是写动景，让意境灵动起来。“横空老鹤南飞去”，诗人的目光再次从远帆聚焦到南飞的老鹤，老鹤南飞也是一个“归”意。“带得钟声到海幢”句最是神来之笔，诗人赋予老鹤以“带得钟声”的使命，将目力所及的意境扩展到珠江南岸目力不能及的海幢寺，大大拓展了“晚望”的意境。

①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29页。

③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8页。

④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98页。

三、结语

谭敬昭作为清嘉道年间较为著名的诗人，其诗风清超飘逸，在岭南诗坛有一定的影响力。谭敬昭的乐府古诗逼肖唐人，正如何曰愈所言：“康侯诗风格高超，飘飘有凌云之气，其瓣香当不在青莲以下。冯鱼山称其乐府一体独出冠时。”^① 黄培芳亦高度评价谭敬昭的乐府诗，认为“国朝乐府，当推第一”。^② 张维屏对谭敬昭的评价最为全面：“（康侯）博学工文辞，而尤肆力于诗。其为诗也，溯沿风骚，沉浸乐府，骖驾虬螭，黄袭兰杜，浏然以清，稽然以古，锵然以鸣，轩然以举，取法于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，而兼掇其菁华，嗣响乎岭南诸大家，而自辟其堂宇。”^③

嘉道年间的诗坛无论艺术趣味、风格抑或师法门径，都显示出折中和融合的倾向。^④ “论诗不界唐宋，不持门户之见，惟以得性情之真者为宗”^⑤等折中言论颇为流行，“真”作为反思明代诗学的起点，在当时几乎成为划分古、今诗歌的基准。^⑥ 在清嘉道年间的岭南诗坛，崇尚“真性情”，抒写诗中有人、有真性情和真面目的“真诗”，成为诗人们的自觉追求。谭敬昭贯穿其大半生的删诗行为和创作“真诗”的实践，既反映了他个人的诗学追求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岭南诗坛的诗风取向。虽然谭敬昭的部分诗歌仍有模仿痕迹，但是他自觉继承岭南诗风、“自辟堂宇”的努力应该被肯定，他在清嘉道年间的诗坛中应占有一席之地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华积）

① 何曰愈著，覃召文点校：《退庵诗话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77页。

② 谭敬昭著，林耀棠、刘裔清整理：《听云楼诗钞》，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0页。

③ 张维屏：《中宪大夫户部主事谭君墓志铭》，《张南山全集（上）》，陈建华、曹淳亮主编：《广州大典》第14辑第10册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85页。

④ 参见蒋寅：《清代文学论稿》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02页。

⑤ 徐世昌编：《晚晴簃诗汇》卷128，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，第453页。

⑥ 参见蒋寅：《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——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6期，第166页。